



《印迹》：记载人生的真实感受

杨占平

石彩云的《印迹》一书,分为四个部分:散文主打,共100篇文章,占到三分之二;诗歌次之,共20首;短篇小说,只收5篇;楹联精选36副。石彩云从个人记忆的角度,以独特的感受,将那些难忘的人物和事件作了生动的描述。作者在春天里享受希望,在秋天里分享收获的感受。诗歌都是石彩云在人生中所遇最重要的人和事发出的声音,从中可以看出她的情感和思想。短篇小说中的4篇写了女性的婚姻、爱情、家庭,把女性的特点表现得非常真实;另外一篇《卖山》,则是写男人的现实生活故事,也是作者对当今社会现象的呈现。楹联作品主要是应约而作,从中可看出石彩云的楹联文学功底。

我大致读出了石彩云写作的特点:第一是追求现场感受。她的叙述、她的议论,都非常真切,读起来也就感到亲近。第二是注重从女性的角度观察人物与事件。不论写作何种素材,都比较细致,表达自己的感受也相对温柔。我认为,这样写其实更符合文学创作的本来意义、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感染作用。第三是艺术表达方式有个性。叙述文字做到从容不迫、详略得当,力求文章表现出细而不膩、适可而止的风格。

《猎梦笔记》：小说的痕迹 传奇的色彩

徐大为

读姜红莲著《猎梦笔记》,联想到南朝宋时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众文人编写的《世说新语》,于文体于内容皆如此。因此,《猎梦笔记》有着笔记小说的痕迹,也有着传奇的色彩。

言其有笔记小说的痕迹,是因本书收录的文章,凸显着作者耳闻目睹的现实性、记述内容的丰富性与形式的灵活性。此与苗壮《笔记小说史》中所表述的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吻合的。

说它有传奇色彩,是一些文章的内容和文体,即使是梦,在我看来就是奇闻的记述。当然,绝不是简单的搜奇志怪,且内容精彩,故事动人,凸显出一定的文学价值。无论是《猎梦笔记》中的笔记小说痕迹,抑或传奇色彩,作者都试图通过讲述这些故事,以求彰显对生命力的弘扬,呈现对智慧与伦理的哲思。

虽然作者或出版社,将《猎梦笔记》定义为散文集,可我在阅读过程中还是觉得更像一本短篇小说的合集。所以,从始至终,我的思绪都是在小说的语境中徜徉,也对《猎梦笔记》散文集的定义进行了颠覆。之所以我视其为短篇小说集,是因为内中文章更多地具备了小说的元素,人物、情节、环境连带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决然看不出散文的特点。

而梦境,成为这部作品小说特征的原发点。

《贴地飞行》：本心与本色的表达

宁志荣

《贴地飞行》是王秀梅的游记散文,她善于通过细腻的观察,抓住事物的特征,逼真地反映自然风物,给人诗意的阅读愉悦之感。王秀梅有着古典文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读她的散文一方面感觉文字优美,一方面则是见闻广博,把文字与知识完美地结合起来。

王秀梅对于身边生活的描写,使作品体现出生活色彩,十分接地气。她认为散文“能够及时反映呼应当下活泼灵动的时代生活,这种对现实生活及时呼应的能力,使散文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使它深深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并因此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的散文具有风格鲜明的美学特征,文字质朴而优美、淡雅而深邃。她对于生活的全身心投入、对于人生的切身体验,升华为凝练优美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散文之于别的文学体裁的异同,真实而灵动的美学韵味。

王秀梅始终坚持素朴的“本心与本色”,像写散文一样生活,也把生活变成优美的散文,甚至期望“把自己这辈子活成散文的模样”,这也可以作为王秀梅散文艺术的一种解读。

《月上书楼》：博弈 追寻 价值

王 芳

散文集《月上书楼》的作者刘云霞曾是一位军人,飒爽英姿化作一种气质,渗润进她的文字里,在她紧致而又快节奏的叙述中,没有脂粉气的文字,让人痛快阅读并感知力量。

全书分为四辑。其中的“窗外剪影”呈现异域的走马观花;“南风北雨”体会了祖国南地的旖旎、北地的雄壮,她思考并写出了不一般的品质;“三晋余韵”里有她的地域,她在这里歌哭。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域,那是历史和考古两大学界认定的晋国都城“新田”,也就是现在的侯马。在这里,晋悼公复兴晋国霸业,晋国二百年风云变幻,一直走到三家分晋。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国是她的背景,晋地文化是她的坐标,从晋国都城出发,她在三晋大地上周游,带着她的文化记忆,一样的紧张和绵密,一样的珍视和热爱。这是一种与过去与时光与文化的博弈,看似信手拈来,而这信手之间却需要厚重的底蕴。她站在风中,打量着世间的物象,她被自然万物所惑,目及山河,她用文字完成的却是心灵的博弈,而所有出游之处,不过是她释放自己的一个契机。

近日,“三晋女书·2022”系列丛书出版研讨会在太原召开。“三晋女书·2022”是由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出品、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七套女性文学丛书。8位作者分别来自大同、临汾、运城等6座城市,她们的作品生动展示出多彩的地域文化和乡土风情。今日本版摘要刊登与会评论家、作家对8部作品的评价。——编者

《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晋地女性书写的代表

傅书华

山西文化领域中的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既与新时期女性书写同步,又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内陆化本土化进程。郭剑卿教授的学术专著《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为我们审视这一书写现象,提供了典型个例。尤其值得我们在审视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时予以关注。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漱玉心莲》：在心泉里养莲 灵魂自带香气

孙云苓

常丽红诗词集《漱玉心莲》,有“一簪巧笑”的灵动和画面感,有“和风细扫旧年寒,乡音易醉春衫爽”的情感带入感,浓浓的乡愁,令人共鸣。有“春声惊梦,暗遣千虫动”“何日沉寒扫尽,晴光明月开怀”的动感,让人感春之萌动,万物之觉醒。思绪随之活跃,在春风流动中,找到心底的春天。

有“紫云缭、光暖人间”的高度。写花,有紫丁香“浅紫笼幽情,繁枝愁梦紫”,月季花“眉间韵致回眸顾,未语嫣然巧笑容”,红梅“寄意西风,莫惊花梦,悲悯对娇红”的跳脱,让人读出其眼中所看、心中所想,听其花开声,闻其醉人花香。更有“嘉葩濡韵,雅染春秋芳润山川。梵音莲座,紫云缭、光暖人间”的精神高度,点亮整本书的诗眼,心思巧妙。写花草树木、人情冷暖,实表心中有爱。有爱,方写出如此暖心的诗句。

有“春阿共与存,芳染千秋岁”的大气与厚重,“一笛韶台近,三秋桂殿香”(《神舟十三航天英雄归来》),“共绘蓝图挥妙笔,摇大桨,日中天”(《江城子·红船咏》),歌颂时代,有担当,引发读者的激情与使命感,抒情合理,语言有张力,厚重却不失诗意,真情打动人,凸显诗词魅力。

常丽红的诗词有属于她自己融入深厚情感的意象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境。意境优雅、诗画交融、语言清奇,或清丽婉约,或自然豪迈,或富哲思,章法自然,韵味独特。

《爱充满》：“有我之境”的真挚文字

崔昕平

《爱充满》是师郑娟的一部短篇作品集,收录的多为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写景、状物、抒情、记人、叙事皆有,还有几篇短篇小说。

阅读师郑娟不同题材与类型的作品,始终可以感知到一个沉浸其间的、真实的“我”。作品中,多为“有我之境”,是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也因为这蓬勃的“我”的存在,有些作品呈现为“意识流”式的心灵状态摹写,直抒胸臆,率真坦荡。承载语意的句子也极为短促,二字、四字或六字,紧凑跃动,透着作家的性情。师郑娟散文中,关注情感风景、采撷情感花朵的部分最为触动人心。作家保持着一颗柔软之心,默默体会着世间之美,状自然之美,写人情之美。她的亲情、友情书写里,有股真实的“地气儿”。

师郑娟以《爱充满》来命名,也直观地呈现了作家单纯善良的内心世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那个处处施予的女子,看到那个对世间人与事作出善意解读的女子。这份真挚的情怀,是最触动读者的一个部分。那是应对了各种人生困境后,步入了可以从容抬头望天的人生阶段,体悟了处于“索取”对立面的“施予”的美好与意义。

《浮光掠影》：临水照花 流年如梦

刘媛媛

《浮光掠影》这本集子是李雪的个人生活随笔,是她生活、阅读、视听的记录,抑或说是感悟,因为她笔下没有更多细节和情节的展示,而是片刻之间的内心感受。显然相比于客观的记录,作者更倾心于对自己心灵变化和情绪的捕捉,有一种临水照花自艾自怜之感,确实如书名所示:浮光掠影,是她人生不同阶段某个片刻的碎片折光,如阳光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那一瞬间,很刺目也很耀眼,但是转瞬即逝,这些短暂的光华对于他者也许是不经意的无影响,但是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刻骨铭心。从大学毕业业到为人母的岁月里,她从懵懂变得成熟,笔下的文字也由“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渐渐有了烟火气息。在她成为母亲前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自我的感受和情绪,成为母亲后,对于具体事情和过程的记录多了一些,感受到她心境的踏实沉稳。

她的读书和观影随笔也一样的自在随意,心之所想,下笔成文,没有限定的概念和理论约束,也没有既定的目的和顾虑,所以都是发自初心,真诚清亮,如一淙淙小溪,从生命和时间里涓涓流过,滋润了岁月,让走过的人生葳蕤生姿,足以抵抗回望的荒凉。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晋地女性书写的代表

傅书华

山西文化领域中的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既与新时期女性书写同步,又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内陆化本土化进程。郭剑卿教授的学术专著《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为我们审视这一书写现象,提供了典型个例。尤其值得我们在审视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时予以关注。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漱玉心莲》：在心泉里养莲 灵魂自带香气

孙云苓

常丽红诗词集《漱玉心莲》,有“一簪巧笑”的灵动和画面感,有“和风细扫旧年寒,乡音易醉春衫爽”的情感带入感,浓浓的乡愁,令人共鸣。有“春声惊梦,暗遣千虫动”“何日沉寒扫尽,晴光明月开怀”的动感,让人感春之萌动,万物之觉醒。思绪随之活跃,在春风流动中,找到心底的春天。

有“紫云缭、光暖人间”的高度。写花,有紫丁香“浅紫笼幽情,繁枝愁梦紫”,月季花“眉间韵致回眸顾,未语嫣然巧笑容”,红梅“寄意西风,莫惊花梦,悲悯对娇红”的跳脱,让人读出其眼中所看、心中所想,听其花开声,闻其醉人花香。更有“嘉葩濡韵,雅染春秋芳润山川。梵音莲座,紫云缭、光暖人间”的精神高度,点亮整本书的诗眼,心思巧妙。写花草树木、人情冷暖,实表心中有爱。有爱,方写出如此暖心的诗句。

有“春阿共与存,芳染千秋岁”的大气与厚重,“一笛韶台近,三秋桂殿香”(《神舟十三航天英雄归来》),“共绘蓝图挥妙笔,摇大桨,日中天”(《江城子·红船咏》),歌颂时代,有担当,引发读者的激情与使命感,抒情合理,语言有张力,厚重却不失诗意,真情打动人,凸显诗词魅力。

常丽红的诗词有属于她自己融入深厚情感的意象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境。意境优雅、诗画交融、语言清奇,或清丽婉约,或自然豪迈,或富哲思,章法自然,韵味独特。

《爱充满》：“有我之境”的真挚文字

崔昕平

《爱充满》是师郑娟的一部短篇作品集,收录的多为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写景、状物、抒情、记人、叙事皆有,还有几篇短篇小说。

阅读师郑娟不同题材与类型的作品,始终可以感知到一个沉浸其间的、真实的“我”。作品中,多为“有我之境”,是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也因为这蓬勃的“我”的存在,有些作品呈现为“意识流”式的心灵状态摹写,直抒胸臆,率真坦荡。承载语意的句子也极为短促,二字、四字或六字,紧凑跃动,透着作家的性情。师郑娟散文中,关注情感风景、采撷情感花朵的部分最为触动人心。作家保持着一颗柔软之心,默默体会着世间之美,状自然之美,写人情之美。她的亲情、友情书写里,有股真实的“地气儿”。

师郑娟以《爱充满》来命名,也直观地呈现了作家单纯善良的内心世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那个处处施予的女子,看到那个对世间人与事作出善意解读的女子。这份真挚的情怀,是最触动读者的一个部分。那是应对了各种人生困境后,步入了可以从容抬头望天的人生阶段,体悟了处于“索取”对立面的“施予”的美好与意义。

《浮光掠影》：临水照花 流年如梦

刘媛媛

《浮光掠影》这本集子是李雪的个人生活随笔,是她生活、阅读、视听的记录,抑或说是感悟,因为她笔下没有更多细节和情节的展示,而是片刻之间的内心感受。显然相比于客观的记录,作者更倾心于对自己心灵变化和情绪的捕捉,有一种临水照花自艾自怜之感,确实如书名所示:浮光掠影,是她人生不同阶段某个片刻的碎片折光,如阳光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那一瞬间,很刺目也很耀眼,但是转瞬即逝,这些短暂的光华对于他者也许是不经意的无影响,但是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刻骨铭心。从大学毕业业到为人母的岁月里,她从懵懂变得成熟,笔下的文字也由“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渐渐有了烟火气息。在她成为母亲前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自我的感受和情绪,成为母亲后,对于具体事情和过程的记录多了一些,感受到她心境的踏实沉稳。

她的读书和观影随笔也一样的自在随意,心之所想,下笔成文,没有限定的概念和理论约束,也没有既定的目的和顾虑,所以都是发自初心,真诚清亮,如一淙淙小溪,从生命和时间里涓涓流过,滋润了岁月,让走过的人生葳蕤生姿,足以抵抗回望的荒凉。



《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晋地女性书写的代表

傅书华

山西文化领域中的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既与新时期女性书写同步,又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内陆化本土化进程。郭剑卿教授的学术专著《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为我们审视这一书写现象,提供了典型个例。尤其值得我们在审视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时予以关注。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郭剑卿教授对蒋韵和葛水平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蒋韵、葛水平能够代表当下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二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代际标识,更体现了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基层民众写作。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美丽。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绚烂与蓬勃。女性基于彼岸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与葛的笔墨中,并各自回应着时代进程中的价值召唤。

